

梦想季



金子
著
JINZI
WORKS



沈阳出版社



梦回大清

精
壯
版
終
止
印
刷

金子
著
JINZI
WORKS

沈阳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梦回大清. 终结篇 / 金子著. —沈阳: 沈阳出版社,
2010.12

ISBN 978-7-5441-4364-6

I. ①梦… II. ①金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
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 227191 号

三 年

【第一章】



“噼里啪啦——”鞭炮炸响的声音不时地传来，浓重的火药味儿顺着风从墙外飘来，还带着一些碎屑，我靠在窗口的榻子上看了会儿，忍不住伸手去接了来，小小的浓浓的红色映入了眼底，是那样地喜气，我的嘴角不自觉地弯了起来……

“主子，又笑什么呢？”小桃笑嘻嘻地从我身后冒了出来，手上还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燕窝粥，“小心着凉，大过节的别弄得伤风头疼。”说完，用小勺搅了搅粥，又轻轻地吹了吹，递过来，抬眼笑说：“快吃吧，凉了就没黏性了。”

我微微一笑接了过来，“谢啦，桃儿管家。”

小桃哧地一笑，“主子就知道拿我穷开心。”

我笑着朝一旁点点头，小桃会意，一偏身坐在了我身旁，顺手拿过桌上的针线筐，取出一副鞋底子纳了起来，嘴里却还是有一句没一句地跟我说着闲话儿。我笑着听着，思绪却又飘到了窗外……

三年的时间到底有多长？我现在已经没了概念，原本应该是很难熬的岁月，却眨眼间就滑了过来，仔细想想之前都干了些什么，却没什么清晰的印象。如果说苦难能让人印象深刻的话，那幸福只能让时间过得飞快，却留不下什么痕迹……



三年，原该颓废绝望的胤祥，依然朝气蓬勃，每日里兴致勃勃地看书，写字，练武，或陪着我种树，看我做饭，侍弄花草，钓鱼，甚至折腾家具摆设，让自己一刻也不得闲，日子看起来过得很是充实。就这样，他的身子骨反倒打熬得更好。

只是偶尔会站在花园里的假山上向外望去，有次刚好被我碰到，却只说是登高望远，虽说这假山不高，可还是比平地望得远些，我听了哈哈一笑。过了两日，自己一个人走上去，远远朝他看的方向望去，却才发现隐隐约约的红墙绿瓦现了出来……心中忍不住一悸，那应该是雍和宫吧……

虽说是被圈禁，可日子过得并不差，日常物品一应俱全，与之前所用的也丝毫没有改变，不过这是在两年前。之前的那一年过得甚是艰苦，不过也是看跟谁比，若是比寻常百姓家，那自然还算得上锦衣玉食了。

当时，十三爷对这些却是毫不理会，想必他早就心知肚明，皇室里被圈禁的下场还会好到哪里去。只是转年下，内务府送来的东西却突然变好了，奴才们自然是欣喜万分，甚或私下里嘀咕，十三爷是不是要翻身了。

胤祥却只是挑了些好的纸墨笔砚什么的给我瞧，嘴上没说什么，眼里却有着淡淡的喜意一闪而过，我也是随着小桃她们高兴，心里却明白，是四爷……具体的时间虽然记不清了，但在历史上，他早晚是要掌控内务府的。

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感觉，但是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，康熙皇帝看来是越发地信任四爷了，内务府这种掌握皇帝贴身事务多多的衙门，可不是任谁都能去的。那也就是说，我的事情于四爷并无什么影响，看来当初想的是对的，若不是有康熙皇帝的默许，四爷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没用吧。

偶尔也想过若是康熙皇帝执意要我的命，那四爷他会怎么做呢？救我还是……心里突然一冷，赶紧把这个念头打消，命令自己不要再想了。只是不由得一阵苦笑，笑自己明知道结果的事情，何苦还去想它，平白地让自己痛呢。

胤祥的好精神在秦顺儿这些真心护主的奴才眼里，自然是好事儿，横竖认定，因为有我，才有他主子的好心情。对于这样的评定，我也只笑纳，也曾拿来与胤祥开玩笑，心里却万分清楚，他所做的一切，无非就是那八个字“厉兵秣马，养精蓄锐”而已。

若说以前的他对四爷是忠心耿耿，经过他被圈禁而我又“死而复生”的事情之后，对四爷恐怕已是以命追随了，更何况皇帝的态度又是这般暧昧。胤祥的一腔雄心壮志恐怕从不曾打消过，想到这儿忍不住又是苦笑，就算他以为我已不在的时候，也不曾……

这些也都还算好，人若没了想头儿，活着也就没什么意思了，只是偶尔提起八爷他们来，胤祥的眼神让我打从心里寒起来，忙拿话岔开了，也不晓得他知道了没有，但是以后我们再也没有提过八爷他们的名字。

十三爷对于外面发生的一些事情似乎了然于心，想必四爷自有法子通知了他，更何况内务府也在他们手中掌握着。这些事情我全然不想去管，虽说是被囚禁在这一亩三分地儿里，可心里倒是觉得比先前的富贵日子强了许多。

在我进来那年，府里的奴才换了不少，可像小桃、秦顺儿这样的还是留了下来，剩余一些新人倒也好，见了我也不太认识，也许是装作不认识，反正没人见了我就突眼咧嘴，仿佛白日见鬼似的。倒是那几个与我同时进来的丫头，见胤祥如此待我，有两个长得拔尖的，心里不忿儿起来。

刚过了头三个月，那两个丫头把心中的恐惧、不平、小心谨慎都压了下去之后，见胤祥如此人品，又不像是被监禁起来那一脸的晦气样子，心里自然都存了些想头儿。她们原是四爷旗下包衣奴才家生子儿，出身虽不高，可到底是在旗的，给一个被圈禁的贝子做身边人，倒也不算不配。

可一来见胤祥对我千依百顺，竟不似个爷对丫头的样子，就是一般夫妻也做不到的；二来府里的太监总管是秦顺儿，内府的丫头们又是小桃在管，他们两个人，对我一如胤祥，忠心耿耿，全心全意。她们的心里头不禁存了些疑问，曾私下言语试探，被我三言两语地挡了回去，横竖我又不能告诉他们，胤祥本就是我老公，小桃她们就是伺候我的云云。

又过了两日，竟被人听到秦顺儿私下里叫我叫溜了口，转过身来，就有人背后酸言酸语地说什么，都是奴才丫头，竟也被叫起主子来了……

可终也有几个伶俐的看出事情头尾来，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胤祥他们如此对我，但是见了我总是客客气气的，甚或也以主子来看我。我只是笑着说大家都是好姐妹，和平相处就好，没什么主子奴才的。可懂事的不说她也懂，那不明白的

说什么也说不明白了。

又过了一个月，有一天正在看书，忽然听小丫头嘀咕些什么打得狠云云，有些好奇，叫她们进来问也不敢回。还是小桃进来了，说是一个丫头犯了错，十三爷让人打了她一顿，撵到柴房去了。

我一愣，胤祥向来对下人宽和，很少计较什么，怎么这回……心里想着顺口问了句，“谁呀？”小桃抿了嘴，眼睛滴溜乱转就是不答，一旁的小丫头嘴快说了出来，被小桃狠狠地剜了一眼，吓得忙退出去了。

我心里猜到了个大概，又听小桃说什么不用管那起子淫妇，心里的感觉不免有些诡异。似乎自打我认识胤祥之后，只是见他对我三不四，疯言疯语，倒没见过他把别的女孩儿放在眼里。

长春宫内比我美丽的女子比比皆是，外面花花世界里更是美女如云，他却从不曾招惹，要么客客气气，要么就是主子对待，与我婚后更是如此。唯一一个疑似的可能就是七香，可还没等我弄明白，人就已经送出去了，再没人来碍我的眼，情敌二字与我而言就是空话。

今天这一遭对我而言倒是挺新鲜的，可是很显然，我和敌人还没有正面遭遇，就已经被胤祥提前干掉了，想着想着不禁有些好笑。小桃见我不生气，也松了一口气，嘴里虽不明说，也唠叨出些前因后果来，简单地讲，就是某人的马屁拍在了马腿上……我问明了未曾伤及人命，也就不再提了。

夜里胤祥倒是笑眯眯地跟我说了个大概，大有表功之意。我点头承认，说要是被那女人占了你便宜，我岂不是吃亏了。胤祥大笑……此事烟消云散，再没人提起了。只是自那以后，人人见了我都规规矩矩的，并以主子相称，我还想说什么，秦顺儿却说是胤祥发的话儿。我原也怕惹了麻烦，胤祥却说这地方天高皇帝远，蚊子都飞不进来，倒想着飞出去呢。

我虽然还是有些不安，但一来被人叫习惯了，二来日子渐渐长了倒也不太觉得有什么别扭了。另外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自打圈禁以后，夏天的蚊子确实少了不少，看来禁卫军圈得果然很严实，因而心里踏实了不少。有一次在饭桌上说起来，胤祥一口汤全喷在了桌子上，小桃她们也笑得不行。

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，虽不像以往光彩照人，却还能让人苦中作乐，而且

这是我来了这里以后，所经历过的最平静的生活，没有天下，却有自己的一方天地；没有忙碌争斗的十三爷，却有一个朝夕相伴、心意相通的丈夫，而且这里没有他……

“又在胡思乱想了，嗯……”一个清朗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，温暖的臂膀已围了过来，心里突地一跳，回过了神来。这才发现手里的粥碗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被取走了，小桃也不见了，我呼了口气，捋了捋头发，顺势靠在了胤祥的怀里。

“想什么呢？”胤祥笑嘻嘻地在我耳边说，暖暖的风吹得耳朵痒痒的，忍不住去挠，被他一把握住了手，却换了自己的下巴来揉搓，胡子碴儿弄得我更痒，忍不住笑了出来。痒得受不了了，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在他的衣领处蹭了起来，胤祥一声低笑。

“这手里是什么？”胤祥顺势掰开了我的手看，我一低头才看见方才的爆竹纸竟被汗水粘在了手心儿。

见胤祥有些若有所思的，我笑说：“方才正在想今天占了便宜呢。”他一愣，我指着墙外不时传来的乒乒乓乓的声音，“你听，别人花钱买炮，我们免费听响儿。”

胤祥扑哧一声笑喷了出来，脸埋在我脖子里，极低地叫了一声“小薇”。每次只有在没人的时候，他才会这么叫，仿佛这样我们就又回到了从前，他意气风发，而我——名正言顺。

我反握住他的手，摸着 he 修长手指上的薄茧，轻声说：“我倒觉得这样好，在自己家里开开心心的，不用大过节地去傻笑给别人看，反正咱们这岁数也没红包可拿了，嗯……”胤祥抬起头一笑，又亲亲我的头发，却不再言语，只是抱着我轻轻摇晃。

我深知道他的心事儿，无论如何，那个神采飞扬的拼命十三郎，落到连过节放鞭炮的权利都没有的时候，心里又如何会好受？他总是觉得亏欠了我，让我和他一起受苦。

见我看着他，他突然做了个鬼脸儿，笑说：“既是占便宜，那咱们就来个彻底的。”

我忍不住笑了，“你还要干吗？”

胤祥笑而不答，只是回头扬声：“小桃，去，把那个斗篷拿来，主子们要去假山上坐坐，让厨房摆酒。”小桃忙应着去了。见我愣愣的，他低头笑说：“光听响儿没意思，说不定还有哪个冤大头放烟火呢，高处看得清楚些。”

我哈哈一笑，见他高兴起来，心里也高兴，扶着胤祥的手正要起身，“砰——”几声巨大的炮响传了进来。我只觉得胤祥的手突然僵住，捏得我生疼，心脏跳得仿佛要冲出喉咙来，不禁下意识地用手握住了喉咙……这声音太熟悉又太陌生了，已经整整三年没听过了。

突然觉得手在哆嗦，看了一会儿才明白那是胤祥的手在颤抖。我只觉得口干舌燥，心里慌得不行，可还是鼓起勇气看向他，一条青筋暴在额际，脸颊的肌肉也在不自觉地抽动，神情有些可怖。

感受到胤祥的情绪激动，我突然平静了下来，伸出另一只手轻轻地握住了他的手腕儿。他一颤，低头看我，见我一脸平静笑意，一怔……我微微点点头。

就这么过了会儿，一抹笑意突然出现在他唇边，未等我再说什么，胤祥回头扬声道：“来人，给爷更衣，备香案，接圣旨……”



胤祥转身向屋外走去，到了门口顿了顿，手在门框边捏了又松，犹豫间还是没有回头，终是大步地走了出去。“呼——”我出了一口长气，向后重重地靠在了棉垫上，只觉得脑子里白茫茫一片。棉布帘子一掀，门外的小桃轻手轻脚地走了进来，脸上有些惊惧，又有些期盼，慢慢地走到了我跟前，缓缓地跪靠在了榻子边儿上。

我低头对她微微一笑。她一怔，表情倒是放松了些，却还是不说话，只是用手揉搓着榻子上绸缎布面的边角儿。窗外头早站齐了伺候的丫头们，偏偏一点儿声响也没有，方才乒乒乓乓响个不停的鞭炮声已是半点儿也听不到了，那残留的些许喜气，也仿佛被眼前的压抑无声无息地吞没了。

“这些年，辛苦你了。”我低声说。他们夫妻分别三年未曾见面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儿，对她我心里一直有一份愧疚。

低着头的小桃一个哆嗦，也不抬头，声音里却带了几分哽咽：“小姐……别这么说，这几年，小桃过得很好……知足……”还未等我再开口，小桃猛地抬起头来，半仰着身儿，急急地说：“主子，您也别担心，据奴婢看，十三爷应该没什么凶险的，应该没……”后半截子话她越说越低。

我强笑着点了点头，“我明白的，你放心吧。”



小桃也勉强一笑，又木木地坐了回去。

我转头望向窗外，庭院里的那几棵槐树，早就只剩了秃秃的枝条，正被无情的北风随意拉扯着。我并不担心胤祥此去会有风险，若真是那样，就不会大张旗鼓地放炮传旨，而是悄没声儿地一杯毒酒了事了，我担心的是“树欲静而风不止”，嘴里喃喃地说了出来。

小桃有些迷茫地半抬头看着我，我还未及说些什么，就听见外面一阵急急的脚步声响起，小桃的脸色一下子惨白起来，我的心也忍不住狂跳，快得有种让人作呕的感觉，只觉得热血一下下地往头上冲，手脚却偏偏冰凉起来……

“刷——”布帘子一下子被人掀了开来，秦顺儿几乎是踉跄着冲了进来，“主子……呼……主子。”他一下子跪在我面前，只是急促地呼吸着，干咽着唾沫，脸上似笑非笑地憋得紫涨，大冬天的却满脸是汗。

“嘶——”我忍不住吸了口凉气，好痛，低头一看，才发现指甲正狠狠地掐在手心里，四道红印儿清晰地印了出来。不知怎的，心里突然安静了些，“你慢慢说，别着急。”我轻声说。

看我平平静静的，秦顺儿一顿，又喘了两口气，“是，主子，十三爷没事儿，是宫里传了旨，皇上想见他，命他即刻进宫，也让我告诉主子一声，别担心，有信儿立刻会来告诉的。”他一气儿地说了出来。

小桃喜极而泣，呜咽说：“小姐，小姐……”她泪流满面地只会这样叫着，秦顺儿也是满脸的喜意，傻乎乎地笑着。屋外“噙”地响动了起来，欢呼、低泣、笑声……毫不掩饰的喜悦顿时充满了整个空间。

就这么过了会儿，小桃和秦顺儿慢慢地静了下来，看着我。我知道应该高兴，为胤祥高兴，为他的东山再起，前程似锦高兴……可是我真的高兴不起来，勉强咧了咧嘴，“你们下去吧，我想静一静，该怎么做你们都知道，要是有什么信儿，立刻来通知我就是了。”

“是，那奴才告退。”秦顺儿拉了一把还想说些什么的小桃，转身一同出去了，低声说了两句什么，我也未曾听清，只是外面立刻安静下来。

早就知道有这一天的，不是吗？史书上对胤祥被圈禁了多久本就很有争议，只是没有想到这么快，我不禁苦笑，难道竟然盼望长长久久地被这样禁锢下去

吗？决定进来陪伴十三对我而言是一种解脱，可现在呢……

这三年虽平淡却过着安稳舒适的生活，不自由的身体，却有着自由的心和言论，没有争斗，没有恶意，没有防备，也没有那么多的爱恨情仇，这一切马上就要结束了……最重要的是，胤祥迈出这个大门的一刹那，他还是光明正大的十三贝子，凤子龙孙，从不曾改变。而我呢，我到底是谁……

太阳穴一阵突突地跳，忍不住用手使劲地按了按，才觉得好些了。算了，不去想了，我不想来的时候来了，不想死的时候死了，以为不能活的时候又活了过来，一切都在被一只无形的手拨弄着，半点儿不由自己。

想想外面的世界，也不免有两分心动，若是初来之时，就被禁锢于此，恐怕早就疯了，如此想来，上天待我不薄，还算是让我循序渐进地去受罪。我讪笑着咧了咧嘴，放松地躺了下去，命令自己什么都不要再想了……

迷糊中觉得很热，摇了摇头，张眼看看四周有些昏昏暗暗的，猛地惊醒过来，这才发现胤祥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了，把我抱到床上去，就在我旁边和衣睡了。我有些怔怔的，看着他红红的仿佛还有几分笑意的面孔，睡得沉沉的，一股浓烈的酒味儿飘散在四周，心里不禁一滞，他有多久没喝这么多酒了。

不自禁地伸手过去，轻轻抚摸他热热的面孔，一股股温暖的呼吸均匀地吹拂在我的手上，乌黑的眉毛，挺直的鼻梁，线条坚硬的唇际，却有一条明显的笑痕印在嘴角。心里不禁一暖，这几年还能让他时时开心，是我最成功的事情了。

“啊！”我低低叫了一声，抚在胤祥唇边的手被他一把握住，人却没有醒，只是在枕头上蹭了蹭，含糊不清地叫了声“小薇”，又睡去了，手却是牢牢地抓住了我的手，不肯放松。我静静地坐在旁边，看着他的睡颜，不知怎么，突然想起了那年冬狩，胤祥被熊所伤，我去照顾他的那一夜。

那时的他也是紧紧地抓住了我的手，继而抓住了我的心，有些痛，更多的是欢喜，一如现在，从不曾改变……四周薄薄的床帐，罩住了我和他，笼住了一方天地。彼此温暖的呼吸缠绕在一起，就算只剩下一点点空气，也要一起分享。直到今天才明白，这静静的一方天地，原来才是我想要的，而自己已经拥有了这么久……

“主子，你看这个好不好？”小桃笑眯眯地在我身边摆弄着一堆堆的布料，这些绫罗绸缎，要么是皇帝的赏赐，要么是那些爷的贺礼，我全然不在意，只是随着小桃折腾。自那晚捋顺了自己的心意，我就一心一意地替胤祥高兴着，打算着。

胤祥对我的心事也猜到几分，原也怕我太过忧虑，又或横生枝节，见我现在一副平和喜悦的样子，虽不太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他也没有多问，但显然是放下心来了。我知道他拒绝了再添加或更换奴才，明里是说，刚蒙皇上开恩，应当报效皇上，为朝廷效力，而不是整理私宅，私下里自然是不希望再有生人进府，于我不利。

皇上的圣旨说得很清楚，原本胤祥跟废太子之事有牵连，虽是无心，也要略作薄惩，现已三年，看他表现良好，因而放了他出来，为朝廷效力，以弥补过失云云……说到底，这道圣旨不过是一块包装精美的巧克力，扒掉层层外衣，不过也就剩了些甜甜蜜蜜的滋味罢了。其中滋味胤祥自然了解，不过对他来说，还是甜大于苦吧……

胤祥已恢复了过去的的生活节奏，每日里上朝，去六部办差，竟似比原来还要忙些，每日都是天不亮就出门去了，夜深了才回来，可精神却越来越好。私下里言谈皆是豪情，外面却又是一副谦和谨慎的样子，我只能低叹，这才是那个未来的第一贤王吧……

府里的东西都要换过，一来是因为胤祥已恢复了品级，日常用度自然不同，二来也是要去去晦气，这些圈禁时用的东西，都要拿去烧掉。人人是欢声笑语，精神百倍，我却再也没有装修那时的心情了，只是躲在自己房里，每日里看书写字，甚至宁愿笨手笨脚地做针线，也不想出门去。

如此过了些日子，连忙碌的胤祥也觉得不对劲了，看他欲言又止的样子，我只是笑笑说：“现在府里来来往往的人太多，若是一不小心，被人看见就不好了”。他抱住我只是沉默，最后在我头顶只低低说了句：“委屈你了。”我眼眶一热，哑声说了句：“在你身边我还没受过委屈呢。”胤祥没再说话，只是更用力地抱紧了我。

“小姐，这个好不好？”

“啊——”我回过神来，看了看，“嗯，挺好的。”

小桃撇了撇嘴，“问了您十几回，都是这一句，嗯，挺好的。”

我哈哈一笑，“就是挺好的，总不能挺好的东西要我说不好不是？”说得小桃也是一笑。

门外的小丫头回了声儿，“十三爷就回来了。”

我一愣，与小桃对看了一眼，“今儿怎么这么早？”

“秦总管没说，只是说一会儿主子马上就到了。”

“嗯，知道了，你去吧。”门外的丫头退了出去。

我想了想，“小桃，你去准备些粥水，先给十三爷暖暖也是好的，天太冷，容易受寒。”

“是，这就去。”小桃忙应了去了。

看着小桃的背影，突然想起来，前两天和她说让她回家看看，她满眼泪水的样子。我起身向书房走去，想来胤祥回来若没到我这儿，就应该在书房。让小桃出门去见外人，虽说是她的丈夫，但不管怎样也还是要跟十三说一声的。

府里的奴才本就少，最近又忙得不行，基本都在前面伺候着，后院的人了不少，我也乐得清闲自在，慢悠悠地溜达着。心想有些日子不曾这样安适了，因此更是放慢了脚步，虽然四周光秃秃的，水面也已经结了冰，只有几只麻雀还是那样肥肥笨笨地跳来跳去觅食。

眼瞅着到了书房，门口竟没有太监伺候着，想想可能是人还没有过来，不会是去找我了吧。突然觉得有些好笑，摇了摇头，正想转身回去，转念一想，别又走岔了，干脆到书房里等他就是了，那边儿找不到我，自然会来这边儿。

抬脚上了台阶，心里想着上次看到胤祥书架上放了一本《杂人游记》，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呢。现在不能出去玩了，看看这一类的旅游指南也是好的。一边想着，一边顺手推了门，迈步进去，那书放在哪儿呢，转眼看去，层层叠叠的都是书。

凭着上次的记忆，踮起脚伸手到上面的书架去翻，刚抽出一本，忽听到身后有门扇被推开的声音，勉强回了头笑说：“你到底把那本书放……”却看到一个

人影儿正直直地站在门口。啪嗒一声书重重地摔落在地上，眼前突然模糊一片，“你……”瘦长挺直的身材，有些苍白的面色，略带了几分讥诮的嘴角儿，还有那双黑得仿佛见不到底的眼，眼前明明是模模糊糊的，可偏偏又是看得那样的清楚，四爷……

四爷一手扶在门扇上，看来正要推门进来，现在却是僵直地站在那里，表情漠然，手指却已捏得泛了白。“他要的，我也要……”“这也是你的选择吗？”“对，从你掰开我手指的那天起，我就疯了……”“我还会再见到你的，是不是？……”

他曾说过的一句句话如同炸雷一般充斥着我的脑海，或有情或无情地回响着。啪的一声，眼泪落在了地面上，声音竟是那样响亮，我忍不住打了个哆嗦，四爷眸色一暗，只觉得眼前的身影儿闪动，我不禁张大了眼……“噢，四哥，干吗站在门口不进去？”十三爽朗的声音从门外传来，四爷身形一滞，我下意识地转了头，快速地在脸上抹了两把。

“四哥，你……”十三笑嘻嘻地出现在门口，抬眼看见我也是一愣，眼光闪了闪，还没等我看明白，他笑着说了句：“四哥快进来吧，站在门口搪风怪冷的。”四爷淡淡地点了点头，迈步走了进来，坐在一旁的太师椅上，顺手拿起了几案上胤祥写的一幅字端详起来。十三转头冲外面喊了句：“顺儿，快上茶来，就是前儿三爷送的那个老君眉。”说完，回头冲四爷笑说：“四哥，你也尝尝，三哥把这茶夸得跟琼浆玉液似的。”四爷抬眼，略扯了扯嘴角，又低下头去。

胤祥转过脸来笑看着我，仿佛一无所觉的样子。我心里一抽，脑袋涨得要命，嗡嗡的一片嘈杂，可直觉已让腿自发地迈了出去，端正地福下身去，稳稳地说：“奴婢给四爷，十三爷请安。”胤祥大大地一愣，一时笑容竟僵在了脸上，四爷却一动不动。

过了一会儿，又好像是很久。“嗯，起来吧。”四爷低沉的声音响起，一如从前冷冷的，淡淡的，我心里却是一热。

“是。”我低低地应了一声，只觉得心里虽然一片空白，情绪却像是掉光了叶子的杨树，光秃秃的很难看，但也算去掉了累赘，落得几分轻松。

正要起身，一只手伸了过来，轻轻地却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腕儿。我一顿，

借力直起身来，抬头看过去，胤祥淡淡的满足的笑颜顿时映入眼底。他用手轻触了触我的眼角儿，停了会儿，收了手，低声问了句：“找我有事儿？”

我摇了摇头，“也没什么大事儿，回头再说吧，你正事要紧。”他点了点头。我向四爷坐的方向又福了福身儿，就低头转身退了出去。关门的一刹那，忍不住抬眼，却只看见四爷低头的侧影，还有他手中已捏得不成形的纸……

一只手突然轻贴在了我的额头，不禁被吓了一跳，一抬眼就看见小桃关心的脸，“您怎么了，不舒服，打刚才就脸色不好，早上还红润润的，是不是方才出门受了风？”说完，又摸摸自己的额头，喃喃道，“不热呀。”

我强笑了下，“我没事儿，你别一惊一乍的，我又不是关公，哪能一天到晚老红着脸。”小桃扑哧一声笑了出来，一旁的小丫头也是抿嘴偷笑，她也就不再说什么，只是让小丫头把饭菜摆上来，胤祥早就让人来回，说是今儿个要和四爷一起吃饭，不用等他了。

小桃让其他丫头都退下后，坐在一边儿陪我吃饭，这样说话也方便些。她不时地夹这个夹那个给我，我只是有一口没一口地吃着，嘴里发苦，吃什么都好像在嚼渣滓，喀啦喀啦的。以前的事情不停地在我脑海里显现着，初见、相识、相知……

都说人一过了五十岁就会不自觉地回忆着过去，以感觉生命曾经辉煌的存在，不论生理还是心理，年龄越老想的就会越多……不禁苦笑，自己回想这么久了，难道自己的心也老了吗？虽然还有一张二十多岁的脸，心里命令自己不要再想了。

“主子……”“啊！”我一愣神，看向小桃，她正好笑地看着我，“您这又是神游太虚到哪路神仙那里去了？”说完，用手指了指，我顺势一看，才发现自己正在用筷子喝汤。脸一红，瞥了正抿嘴偷笑的小桃一眼，放下筷子，拿起碗来咕嘟咕嘟地喝了下去……抹抹嘴儿，看看小桃目瞪口呆的表情，心情突然好了很多。

小桃好笑地摇了摇头，把我手中的汤碗接了过去，嘴里嘀咕着“做派”、“破落户……”突然想起什么似的说：“主子，先前听秦顺儿说，今年的正月灯会办



的时间长，各地都派了能干的工匠来京城扎彩灯，一定很热闹。”

我看了看她，想想胤祥是小年那天获释的，转眼已是小二十天了，的确快到正月十五了。未圈禁之前年年都要去宫里请安，一同赏灯；后来流离失所于穷乡僻壤，便无灯可赏了。

不禁有两分心动，反正今年胤祥还是要去宫里的，只不过跟我却再没半点关系了，心里冷笑了一声，那鬼地方不去也罢。见小桃眼巴巴地看着我，想想许久她也未曾回家了，刚才虽然没说成，想必胤祥也不会反对。

这几年下来，经历了这些事情，小桃也不再是当年那个一根肠子通到底的小丫头了，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，她心里有数儿。心里隐隐察觉到自己最近心态太过糟糕，也许出去走走心里会好得多，更何况这么多年没有出府门半步，外面的变化一定不少，但多多少少总是有变化的吧。

想着不禁一笑，“知道了，你快吃吧。”小桃见我开心，知道出门有望，心里也极高兴，又唧唧呱呱地说了起来，以前看过的灯怎样的好，今年一定又会怎样怎样。

到了晚间，我早早地睡了，许是下意识的不知道见了胤祥要说什么，虽然睡得极不踏实，反反复复的，可怎样也不愿醒来，只是迷迷糊糊中仿佛听到有人叹息，而后额头一热，再睁眼时天已大亮，胤祥早就出门去了，还留话说，晚上有席，回来的迟。

梳洗的时候见小桃一脸的喜意，一问才知道，昨天晚上胤祥见我睡了，就问了我下午找他去做什么。小桃说大概是为了让她回家看看的缘故，上午还曾听我提过。胤祥想了想，也就允了，只是说让她自己小心些。小桃自然明白这话中的暗示，虽然警醒了一下，可还是欢天喜地地应了。

我挠了挠脸颊，在镜中对正给我梳头的小桃笑道：“选日不如撞日，今日如何？”小桃手一顿，眼眶顿时红了起来，咬着嘴唇儿只是不说话。看她情绪有些不对，问了问才明白她竟然有些近乡情怯。“我陪你去如何？”小桃一惊，未等她说话，我摇了摇头，“第一，我也想出去走走，晚些好了，带上斗篷遮住头脸，趁着天色暗，别人也看不清；二来，你回家也不可能没人陪着不是，这是规矩；三者，虽说现在没到十五，花灯却应该已经做好了，趁着人少，正好去看看。”